

第十一章

王府與丹府相距甚遠，到達時，天色已經微亮，馬車剛在台階停定，他施施然下車，王府的總管聞訊碎步跑出。

「壽王殿下！壽王殿下！您回來就太好了！」

「大呼小叫什麼？」司馬雲濤白了他一眼，總管立時住口，湊近頭耳語幾句。

司馬雲濤裝出吃驚之色，叫道：「怎會如此？」

也不等他回答，就三步併作兩步筆直衝入王妃的寢室。

「妍玉！妳怎樣了？」

呼天搶地地撲到床邊，連坐在前面的李太醫都被他撞開幾步。

「謝天謝地，還好妳沒有事。」執起魏妍玉虛弱無力的手，幾滴眼淚已在他的眼眶裏滾動。「若妳有什麼事，叫本王以後如何是好？」

魏妍玉蠕動著櫻唇，好像想說什麼，司馬雲濤偷偷運勁，一道真氣送入，使她無法順利說話，左手使勁，用旁人看不出的暴力把她扯起來擁入懷中。

「妍玉，就算妳有什麼事想不通也不可以如此傷本王的心……」

被他扯著手臂壓住胸背，她雪似的秀美面容更是刷白，櫻唇抖個不停，就是發不出聲音來。

「妳太傻了，妳怎可以這麼傻？若妳有事，叫本王如何是好？如何是好……」司馬雲濤一邊喃喃唸道，指尖邊摸過她脖子上的瘀紅，兩顆眼淚倏地滑下臉頰。

「五哥，請別傷心，保重身子要緊！」

柔和的嗓子適時響起，他抬起頭，彷彿此時才留意到旁邊的人似的瞪大雙眼。

「太子，你來了？」司馬雲濤迷惑似地向左右看去，在場的其實非單只有太子，連王妃的二舅父戶部侍郎魏顯雄也到了。「魏侍郎？」

魏顯雄哼道：「壽王殿下終於瞧見我們了！」仰頭，就別過臉去。

這個魏家二爺對人倨傲無禮在朝中是有名的，否則也不會十多年也只做到侍郎之位，但想不到對著壽王殿下也擺出這種態度……眼見情況尷尬，站在司馬雲柯身後的左僕射安九齡趕緊站出來拱手行禮。

「見過壽王殿下。」

司馬雲濤連忙抹一抹眼淚。「原來連安僕射也來了……本王竟然沒有看見……」

安九齡連忙道：「壽王殿下只是關心王妃，實是性情中人。」

點點頭，司馬雲濤再次露出難過之色。

李太醫走上來道：「壽王殿下請放心，王妃……」把「投缳」兩個字從嘴唇邊生生吞下去，改口道：「王妃身體不適暈倒，還好太子看見及時救下來，下官已經為王妃診斷過，身體沒有大礙，就是受到些許驚嚇。」

「哦？」司馬雲濤露出吃驚之色，抬頭看向太子。「是太子救王妃的？」

司馬雲柯乾咳兩聲，「弟弟剛好到王府探望五哥，沒想到就遇見這件事。」

「原來如此……還真是恰巧得很呢……」

司馬雲濤有意無意地拉長尾音，瞧著司馬雲柯不自在地別過臉，心裏冷笑，嘴巴卻說：「謝太子，哥哥真是無以為報！」一場好戲，生、旦、丑、末都到齊了，

就不知道想如何開場？

對答之間，司馬雲濤手掌還是緊按著魏妍玉背心，傳進她體內的內力根本不是她能承受的，司馬雲柯見到表妹的臉色越來越白，心裏疑惑起來，故意湊前。

「五哥，我們是親兄弟，自然要互相幫忙！最要緊的是五哥別再傷心，需知憂愁如刀，是會傷身的。」他看似親切地拉住司馬雲濤的右手，迫得他不得不順勢站起。

司馬雲濤心中暗恨，臉上還要佯裝無事，反手就把他的手握住。

「太子，你對哥哥真是太好了。」

司馬雲柯理所當然地道：「這是弟弟應該做的。」

這兩個皇子明明都把對方恨之入骨，但在別人面前兄友弟恭的裝得真像。

旁邊的李太醫暗想，忽聽旁邊傳來尖叫，嚇得他以為自己的心裏話被看穿了，差點就跪倒地上。

「你說謊！」大叫的是魏妍玉，她好不容易脫離司馬雲濤的禁錮，就恨恨地指住司馬雲濤大罵。「你……你這個負心薄情的男人，怎敢在別人面前如此做作？」

司馬雲濤早有準備，登時愕然地瞪眼。「王妃？」

魏玉妍踉蹌著起床，推開伸手扶她的丫鬟一把撲倒在司馬雲柯身前。

「太子，你要為表妹作主呀！」

司馬雲柯故意瞄一瞄司馬雲濤，才壓低嗓子對她說：「表妹，你有什麼話？」

魏妍玉的父親就是他的大舅父，為彰親厚，他向來以表妹相稱，而魏家一門也實在是顯赫非凡。

魏家祖先幾代在朝為官，魏太后十二歲於選秀中脫穎而出，成為先帝穆宗的皇后，寵冠後宮，令魏家扶搖直上，權傾朝野，及至司馬傑登上帝位，又被尊為聖母皇太后，大小姪女先後封皇后及貴妃，誕下太子雲柯及康寧郡王雲飛。

而魏妍玉的父親英武侯魏顯烈，是魏太后的姪子，天生聰明，文武雙全，但已亡於十多年前的朝野更迭之亂，留下獨女，魏太后將其接入宮中撫養，直至四年前由皇帝賜婚，嫁作司馬雲濤正室。

司馬雲濤對她深惡痛絕，但其人心思深沉，在人前從來不動聲色，這時見到她跪地哭訴，立刻上前兩步，低低地道：「妍玉，你有什麼話可以對本王說……」

「你走開！」魏妍玉恨恨地瞪他一眼，又對司馬雲柯泣道：「太子，司馬雲濤在外胡混，包養外室，你要為我作主，懲治這個負心漢！」

眼神來回兩人之間，司馬雲柯一正容色，道：「表妹，需知五哥是皇子，更是親王，斷不能信口開河，隨便指責。」

魏妍玉登時露出不服之色。

司馬雲柯頓了頓，又說：「不過，若你有任何委屈，都可以講出來，在場有二舅舅，更有皇上最信任的安撲射大人，大家都會為你主持公道！」短短幾句話就把在場者都扯入漩渦之中。

魏顯雄固然樂意，安九齡卻只能撫鬚苦笑。他與太子親近，但也不願正面得罪司馬雲濤。這對夫妻，一個靠山是皇太后、一個靠山是皇帝，叫他如何說話？清官

難斷家務事，更何況是皇家的夫妻？早知如此，今日就稱病回絕太子之約。暗地歎息，他低聲道：「王妃有話請說，只要有理據可依，太子殿下自然會為你主持公道。」一番話說得圓滑，既要有理有據，又說由太子作主，那自然就與他無關。

魏顯雄也聽出來了，即刻哼道：「哼！妍玉，別人怕事，二舅可不怕！你有什麼委屈快快道出，就算二舅作不了主，還有你祖父與皇太后可為你主持公道，哪怕他是鳳子龍孫，難道就可以隨便欺負人嗎？」

這話實在莽撞，在場者都頗不以為然，司馬雲濤暗哼，未及開口，就聽見朗朗笑聲從門外傳來——

「說得好！鳳子龍孫當然不是欺負人的，是生來被人欺負的！」

驚喜抬頭，皇帝正好跨入門檻，英俊不凡的臉上笑意冷沉。

司馬雲濤立即磕頭。「兒臣叩見皇上，萬歲萬歲萬萬歲！」

「叩見皇上，萬歲萬歲萬萬歲！」

眾人各壓住驚愕，跪地迎駕，腳步在身邊經過，司馬雲濤悄悄抬頭，竟瞧見丹辰砂跟著皇帝身後進來，心跳倏地亂了一拍。

丹辰砂朝他露出一抹苦笑，就跟著皇帝前行。

瞧也不瞧跪滿地的臣子，皇帝慢條斯理地在楠木圈椅坐下，等貼身隨侍的韓為德送上熱茶，他揭了揭茶蓋，才開聲叫起。

「跪著做什麼？平身吧。」

司馬雲柯勉強站穩腳，低頭道：「父皇夤夜出宮，未知所為何事？」

「還不是來看看朕的好兒媳。」見魏妍玉渾身一震，皇帝心中煩躁，卻若無其事地移開目光。「沒想到這麼多人都在，熱鬧！太熱鬧了！」

太子等人唯唯諾諾，不敢應話，皇帝冷眼環顧眾人，銳利如鷹隼的視線落在魏顯雄身上。

「魏愛卿，你認不認同朕剛才說的話？」

魏顯雄神色愕然，好像一時間不明白他問什麼似的。

皇帝和顏悅色地瞧著他。「朕問你，鳳子龍孫是生來被欺負的，對不對？」

饒是魏顯雄如何妄自尊大，也立刻雙膝無力，跪地請罪。「臣罪該萬死！請皇上饒恕。」

皇帝冷冷一笑。「魏愛卿豈會死呢？有皇太后為你作主呀！」

連旁人聽得這話都是腿軟，何況當事人，嚇得魏顯雄汗出如漿，死命磕頭。「臣胡言亂語，臣罪該萬死！罪該萬死！」

青磚地被叩得砰砰作響，皇帝拿起茶盅細品幾口，見他額頭磕出血來，才悠悠地道：「魏愛卿夠了，朕不過和你開個玩笑，何必這麼認真？說起來，你還是朕的小舅子呢！都是一家人，一家人。」

不知皇帝心底是真的打算放他一馬，還是等著抓他把柄再治罪，魏顯雄一時間不敢動彈，還是韓為德親自過去扶他。

「魏大人，皇上叫你起來呢。」細聲細氣地勸起，又拿手帕幫他擦去額頭的血跡，

魏顯雄這才戰戰兢兢地站起來，起初趾高氣揚的氣勢削減不少，瑟縮一旁。皇帝就是存心殺他的威風，目的達到，便問起正題，「壽王妃，朕聽說你生病，特意來探望，看你的臉色不錯，想必好點了吧？」旁人見到方才那一齣，如何不明白他就是特意來維護自己的兒子，要把自盡之事一語帶過以擺平今日之亂？但魏妍玉自出生就被家人寵壞了，加上今日的事是處心積慮才佈下的局，豈肯就此罷休，當下與太子交換眼神後，咬咬牙，跪到地上。

「兒媳委屈，求皇上為兒媳主持公道。」
「哦……」皇帝眼內厲光一閃，半晌，放下茶盃。「也好，若不讓你說，難免要讓別人說朕不公，你有什麼委屈，說吧。」「自王爺從江南回來後，從沒有一夜留宿在王府……他……他在外面設了別院，養著從江南帶回來的狐媚子……皇上，兒媳這個壽王妃做得很委屈，兒媳寧願死了，也不願受此折辱！」邊說，邊淒楚地落起淚來。
「壽王，可有此事？」皇帝的聲音冷淡如冰，眼裏寒芒畢露。

司馬雲濤知道其中的怒意至少有一半是真的，然而初見丹辰砂跟著皇帝進來時的慌亂已定了下來，想通後，反而認為眼下的情況對自己大大有利。

「兒臣冤枉呀！請父皇明鑒！」

瞧他擺出一副義憤填膺的樣子跪在地上，皇帝唇角上揚，說：「你們夫妻輪流喊冤，也實在有趣，壽王妃如何冤枉你？說吧！」

「兒臣的確有在外面留宿，但那並非是兒臣所置的別院，而是兒臣在少林時的師弟的府第，他與兒臣合作在京城做些買賣，兒臣可呈上帳簿為證！」

皇帝故意沉吟片刻，才開口，「唔……就是你上次提過的藥鋪吧？不錯，朕記得是有這件事。」

韓為德機靈，立即接口，「皇上，不止一間藥鋪呢，還有糧行，壽王殿下在城西贈醫施藥，派熱粥寒衣，百姓受惠都稱讚殿下心善。」

「對！就是這樣！」皇帝頷首，微笑起來。「壽王做的這件事，最令朕高興，做得好，做得好！」

魏妍玉恨恨地啐一口。「皇上，別被壽王騙了，他就是借做生意作幌子！其實在他師弟的府第裏養著江南來的狐媚子！」

聽見這話，丹辰砂心裏的驚慌漸漸消退。剛才魏妍玉說話時，他還以為自己和司馬雲濤間的那點事被拆穿了，沒料到事情越扯越遠……司馬雲濤什麼時候在他府中養著從江南來的狐媚子，他這個屋主怎麼全不知情？

他越聽越是不解，司馬雲濤越聽就越是得意。

丹辰砂在京城定居後，他就命手下的暗衛在丹府西廂打通祕道直通丹辰砂的寢室，以方便行動，這件事丹辰砂自然是知道的，卻不知他在暗地裏費的不只那麼

一點心機，他特意叫舅舅從南海送來一些生面孔的婢女，每夜在西廂設宴奏樂，混淆視聽，這不就有人中計了嗎？

他正在心裏偷笑，又聽魏妍玉說：「那府第裏養的都是美貌少女，壽王與她們夜

夜笙歌，連自己的王府在哪裏都忘記得一乾二淨了！皇上，您要為兒媳作主呀！」其實這朝中的貴族、官員有哪個是沒有幾個美妾外室的？雖然好色名聲傳出，難免惹人議論，可也稱不上大錯，而做夫人的為求賢淑之名，都得睜隻眼、閉隻眼地忍著，即使忍不住要鬧上祠堂宗廟，也得有憑有據，確實有寵妾滅妻之嫌才能處置。

皇帝聽到這裏，首先問的就是——

「妳可有憑證？」

魏妍玉高聲道：「何需證據，若不是在外面有女人，怎會有家不回？」

首先皺眉的不是皇帝，而是太子。

這表妹實在是個草包，只顧著意氣之爭，之前教她的話全都變樣了……在心中歎息，他暗地朝二舅魏顯雄打個眼色。

「回皇上的話，臣知道此事後派人去查探過，那府第裏常有年輕貌美的女子出入，壽王與她們留宿在西廂……的確有非議之處！」

「魏侍郎，此話錯了！」司馬雲濤冷冷地截住他的話柄。「本王與婢女同居有什麼不對，難道魏侍郎身邊就沒有幾個婢女伺候？誰不知南海專出美女，本王身邊一眾婢女都是舅舅送來的，既然王妃就連如此也容忍不了，本王下次就叫舅舅只挑醜的過來伺候，免得王妃看見了心裏不舒服！」

魏妍玉怒道：「你……你分明是砌詞狡辯！你這個薄倖郎！」

她當著皇帝的面口不擇言地叫罵起來，擔憂皇帝發怒，眾人都惶恐不安，唯司馬雲濤鎮定自若，瞧也不瞧她，垂眼盯著地面，一口氣地說下去。

「那些倒茶端水的事難道可以勞駕王妃去做嗎？就連太子身邊也少不得人伺候吧？怎麼就不見太子妃生這個氣！」

被拖下水，司馬雲柯霎時氣怒地紅透臉頰，皇帝瞧見，漫不經心地擺擺手。「壽王，休再賣弄口舌。」

他立刻乖覺地閉嘴，皇帝緩緩地喝口茶。「壽王所為確有不是，就算外面的事多麼要緊，又豈可冷落王妃？然而貴為王妃更應有容人之量，若有不滿大可進宮請太后訓斥壽王，為了幾個婢女鬧得要生要死的……王妃，那就是妳的不對了。」

「兒媳……」

俏臉煞白，魏妍玉急著要辯解，但皇帝哪容她有說話的餘地，轉過去就對司馬雲濤說：「壽王，無論如何，你在外胡混總是不對，若你真的對外頭哪個女人有意，就應該帶其回府，給個名分不是更美？說起來，這幾年你都未納妾，難道是怕王妃嫉妒？」

魏妍玉倏地全身發顫，又惱又恨的說不出話來，唯有求助地向太子瞧去。

司馬雲柯早知道事情不容易辦，但好不容易拿住這個五哥的把柄，豈可輕易放過，何況皇帝在場，他更不容自己被看低。

鼓起勇氣，他大步踏出。「父皇……兒臣有件事不知道該不該說……」

皇帝好奇地挑一挑眉。「哦？」

「其實……也怪不得表妹做傻事，如果只是婢女……那當然沒什麼大不了，可

是、可是五哥……」

他欲言又止，一副說不出口的樣子，瞧見他的神色，魏妍玉終於想起之前與他背誦了一個時辰的台詞，立刻接口道：「德永五年，皇上曾頒下律令，嚴禁官員宿娼狎妓，未知皇上是否記得？」

「確有此律。」

「諸王世子自然也受此律規範？」

「當然！」說到這裏皇帝已經有些明白，指著站在最後的安九齡。「安僕射，你給壽王妃讀一次。」

安九齡當即唸出。「官吏宿娼，罪亞殺人一等，雖赦，終身不錄，侯蔭世襲者，降一等，於邊遠敘用。」

待聲落，皇帝抬眼看她，冷淡地道：「壽王妃，妳已經知道皇子宿娼是多大的罪吧，妳更要慎言，朕絕不容有人信口胡言，誣衊朕的皇兒！」

「兒媳明白！」這其中的利害關係魏妍玉再蠢也是知道的，恐怕連她的王妃之位也會受到牽連，但她想反正有娘家，有太子、太后護著她，怕什麼？他日太子登基，榮華富貴還不是歸於她掌中。

她咬緊銀牙，發起狠來，照著之前排練過的叫道：「壽王要與婢女廝混，兒媳本來不敢多言，然而他竟駕車入城西的花街去了……皇上，這豈不是欺負到兒媳頭頂上嗎？兒媳實在活不下去……活不下去了……」說罷，便伏地大哭起來。

皇帝問：「壽王，此事當真？」

「兒臣……」

司馬雲濤遲疑未答，魏顯雄已搶著說：「皇上，臣有人證可證明壽王曾在花街出沒！」

皇帝的神色倏地凜然，厲眼掃過司馬雲濤，才輕聲道：「傳！」

被領進來的是個披頭散髮的胡服女子，司馬雲濤一瞧她身上的服飾，心裏頓時一驚。看這身打扮不就是昨夜在太乙教為舅舅跳舞的花魁嗎？就不知道是否認得出他……他的馬車直駛進宅，又一直躲在簾後，應該……

急急盤算之際，魏顯雄已趾高氣揚地走到她面前。

「說出妳的身分！」

女子被強拉進王府，怕得連瞧四周一眼也不敢，瑟縮著低頭看地，細聲說：「奴家春滿月，是花月閣的花魁……」

韓為德瞟見皇帝的臉色，壓著聲音說：「魏侍郎，這可是妓女？你怎可以帶她上堂，染汙聖目。」

「微臣該死。」魏顯雄請罪後，又問那姑娘。「春滿月，妳昨晚做過什麼事？」

「昨晚有位豪客要設宴請客，就把……把花街上每家的花魁都請到大宅去跳舞陪酒……奴家……奴家也去了……」

「妳知道那位豪客是誰嗎？」

春滿月急忙搖頭。「不知道，只是他十分豪氣，一出手就是十多錠黃金……」

魏顯雄向太子請示一眼後，說。「妳跳舞時總見過那些客人吧，他在不在堂上，

妳抬起頭把他指出來。」

「奴家……奴家……」春滿月怕得根本不敢抬頭。

司馬雲柯柔聲道：「姑娘別怕，妳把他指出來，一定重重有賞。」

「是……是……」春滿月緩緩抬起頭來，顫抖的指頭沿著人群轉動一圈，忽然向某個方向頓住。「是……是他！是他！」

眾人都倏忽怔忡。

指尖之下，丹辰砂搶出幾步，未等他們反應過來，已叩首到地。

「皇上，草民有罪！」

師弟？司馬雲濤忍不住想伸手拉他，一被他用冷淡的眼角掃過，衣袖下的指尖瞬即僵住。

丹辰砂面對著皇帝，急快又清晰地道：「草民今日與朋友相約於花街，這位姑娘就是宴會的舞姬之一。」

「唔……」盯著丹辰砂半晌，皇帝深沉地頷首，沒有表示什麼。

韓為德彎下腰去問：「春姑娘，妳指認的就是他？沒有認錯人吧？」

「是……」她瑟縮著點頭，又偷偷瞧一眼跪在她前面的丹辰砂。「我認得他，還有位穿著華衣的公子和他在一起，後來……他們差點就和大宅主人打起來，和其他人都被趕到走廊躲避，我……我心慌得偷偷溜走，沒想到一出大門，就被人從後面打暈了……」

聽到這裏，韓為德抬起眼來，斜睨魏顯雄，好像在笑：你的手段也太低了吧？

魏顯雄惱怒地瞪著春滿月，高聲道：「妳倒是認清楚，另外那個人是不是就是那邊的壽王殿下？」

她渾身發顫，倉皇地窺看司馬雲濤一眼，波浪鼓似地急急搖頭。「不！那位公子氣質十分冷俊高傲，但是容貌好像……好像和這位爺不太一樣……」

司馬雲濤「嘿」的一聲冷笑，丹辰砂磕頭對皇帝說：「那位是嶺南鳳凰城主，我借乘壽親王的馬車出門赴宴，沒料到竟令壽王妃誤會，引起今日軒然大波，草民請皇上降罪！」

太子、魏顯雄與魏妍玉都難掩震驚。

壽王坐馬車駛入花街是細作親眼所見，這姑娘也是在花街捉回來的，怎會指認這個男子而非壽王？

方才見此人跟著皇帝進來，還以為是侍衛一類，現在聽他所言，顯然跟壽王相識，但能借坐壽王的馬車……他究竟是何身分？

司馬雲柯心思剔透，轉念就想起傳聞中司馬雲濤的少林寺師弟。

皇帝正好問。「丹辰砂，你說的都是真話？」

丹辰砂頓了一下，看向地面，緩緩地答。「是！」

司馬雲濤使勁咬牙。

皇帝沉吟不語，四周都肅靜無聲，良久，才見他慢條斯理地站起身來。

「壽王，雖然你沒有做錯，但今日之事總是因你而起，朕罰你閉門思過，由今日起，除朕批准外，不得私自離府。為德，一會兒傳朕皇令，調動驍騎營過來，每

日守著壽王，同進同出，朕倒要瞧瞧他還可以闖出什麼禍來。」

韓為德說：「奴才遵旨。」

「兒臣遵旨！」司馬雲濤領旨，臉色在旁人看來當然有點鐵青。

司馬雲柯聽完皇帝的旨意有極不妙的預感。連乍看無錯的司馬雲濤也要受到懲處，那旁人……

「至於興風作浪者。」皇帝頓了頓，這時燦爛的晨光從琉璃窗射入，萬千光采都盡集於帝王之身，臉龐在光華下彷彿毫無感情。

「誣讐皇子，當朝親王，其罪當誅！」

無人不感悚懼，魏顯雄滿頭大汗，撲倒地上，倉皇喊道：「皇上饒命！」

皇帝沉吟後說：「但既然只是一場誤會，朕也不想鬧大，魏愛卿，誠國公臥病告假已有半年，你身為人子應該盡心伺候，即日起回家侍疾，待誠國公病況有所好轉後，再回來當差，但以後若再生事，別怪朕要狠狠地處置你！」

魏顯雄磕了個頭，連連答應。「皇上教訓得是！謝皇上隆恩！謝皇上！」放下心頭大石之餘，卻想，皇上還是顧忌咱們姓魏的，不得不留面子給咱們家！

彷彿瞧出他暗藏的不敬，皇帝微微冷笑，但瞬即掩去，眼睛轉向司馬雲柯。

「太子。」

聲調平和，但太子聽見就忍不住冒汗，蒼白的臉色更白上幾分。

「兒臣在。」

「這次的事你做得很好。」

一句讚賞，令司馬雲柯差點不敢相信自己聽見的。「父皇？」

「你阻止了一場悲劇，救下壽王妃，挽回兄長的名聲，朕深感滿意。」

不敢置信，司馬雲柯又驚又喜地道：「謝父皇讚賞，兒臣不敢居功。」

皇帝神色溫和地說：「太子溫厚敦實，處事謹小慎微，深得朕心，賜五爪龍袍一件，另皇太子寶印，以後諸王跪見，如朕親臨，金鑾殿上擺座聽政，百官頂禮！」

「父皇，這……這……」這是何等恩賜，司馬雲柯霎時驚訝得說不出話來。

韓為德湊前去。「太子殿下還不快向皇上謝恩？」

經他提醒，司馬雲柯立即清醒過來，忙不迭地磕頭謝恩。「謝父皇恩典，兒臣不勝感激，肝腦塗地也無法報答分毫！」

連綿的磕頭聲響徹了整個廂房，皇帝俯視他的頭頂，英俊的臉上露出了一抹別有深意的淺笑。

「朕現在不要你的命，留你有用之身為朕好好辦事吧！眾臣都在殿上等久了，你趕快回宮傳朕口諭，就說今天不朝，有事上奏者，奏摺都交給你處理，以後，你再口述吧。」

「兒……兒臣遵旨！」司馬雲柯幾乎連話也說不完整，像走在雲端似的飄出王府，把什麼都拋諸腦後。

打發了魏顯雄，又送走太子，皇帝的眼角餘光似有若無地掃過臉色鐵青的魏妍玉，片刻後才聽不出情緒地喚了聲，「壽王妃。」

「在。」

「妳由朕指婚，嫁給壽王已有四年，是也不是？」

「回皇上，是。」

「壽王年少風流，行事難免放誕，當年朕把妳指婚於他，是希望妳管束照顧，沒想到妳處事莽撞，鬧出這樣大的笑話，把皇家的臉面放到哪裏去了？」

魏妍玉不忿地說：「皇上，壽王風流，你不怪責他，反而說兒媳的不是？」她生性驕縱無謀，又十分大膽，今日既敢為司馬雲濤的事假裝懸梁，自然也不畏得罪皇帝，在她心中，皇帝是靠魏太后扶助才坐得上皇位的，總要給魏家面子。

瞧她在自己面前放肆，皇帝在心中暗哼一聲，果然是魏家人的嘴臉！

他心裏益發地不悅，語氣漸重。「夫妻之道在於容忍，妳如此刁頑，就連朕也感到煩擾，何況壽王？」

他還未說完，魏妍玉咬一咬唇瓣，揚起下巴打斷道：「皇上，兒媳要找皇太后評理！」

皇帝托頭，半閉鷹目，應了聲，「好！」

皇帝爽快得令她吃了一驚，但下一瞬又聽他說——

「妳要進宮找太后訴苦立刻就可以去，不過無礙朕當下的裁決。」

魏妍玉心中正不安，冷笑泛上皇帝的嘴角，也不消有什麼動作，韓為德已明白主子的心意，右手一揮拂塵。

「傳安女史！」

一個穿著宮中服飾，儀態端莊的女子緩步進來。

一直做壁上觀的安九齡赫然變臉，只因來的是他的獨女安靈琳，少年時因喪母而誤了婚期，到十九歲還是雲英未嫁之身，直至兩年多前皇帝下旨選妃，三品以上官員有未嫁的女兒都要送入宮中，安靈琳雖有家世，但以高齡之身入宮，容貌又不突出，本來以為落選後就會得到賜婚，沒料到竟被皇帝留在宮中出任女史。

「奴婢叩見皇上。」安靈琳盈盈下跪，確非傾城之姿，但氣度雍容，舉手投足間流露出一股書卷之氣。

皇帝說：「安女史。」

「奴婢在。」

「由今日起，妳就入住壽王府，代王妃掌管府中大小事務。」

輕飄飄的語氣，卻似晴天霹靂，轟得眾人暈頭轉向，丹辰砂微微苦笑，斂下的眼角垂得更低。

「皇上——」

魏妍玉失控大叫，但皇帝睬也不睬，只問安靈琳，「妳可接旨？」

她卻低頭道：「奴婢不敢。」

安九齡也忙不迭站出來反對。「皇上，小女萬萬不可當此重任。」

「為何？」皇帝恍若不解。

「如此……如此……」安九齡舌頭打結，好不容易才說出話來。「皇上，小女是宮中的女史，留在王府管事，名不正，言不順，唯恐落人口實。」

「容易。」皇帝笑了，神色從容自若。「今日就由朕作主，安氏今日起立為壽王

側妃，安愛卿放心，你是當朝一品，又是朕的左右臂膀，朕絕不會讓壽王委屈你的獨女，遲些，等她懷有身孕，便正式賜封號，號曰……元妃。」

一口氣哽在魏妍玉的喉頭，玉臉猝然煞白，若非有身邊的婢女攬扶住，只怕就要暈倒在地。

安九齡更是戰戰兢兢不知所措，他是誠國公的門生，早就被歸為魏家、太子一黨，如今女兒若入壽王府，那豈不等同背叛？

然而，這個「元」字，先有正室之意，歷代皇后又有「元后」之稱，皇上可是暗示……滿心驚喜交雜，霎時竟接不出話來。

皇帝微微彎起眼角。「愛卿不說話，朕就當你答應了。」

「謝皇上恩賜！」事已至此，安九齡終於立定決心，低聲對女兒說：「快向皇上行禮。」

安靈琳遲疑地瞧一眼父親，依言拜謝，又被他拉住向司馬雲濤行禮，然而司馬雲濤退後半步，對皇帝說：「父皇，兒臣有幾句話想對您說。」

「嗯！」

皇帝揮揮手，安九齡有滿腹的話要叮囑女兒，急急拉住她出去。

「皇上……皇上……」魏妍玉不停地嘶叫著，幾乎是被太監架著抬走的。

皇帝輕聲吩咐韓為德。「找兩枝紅燭，等安九齡與女兒說完話，就帶她到壽王寢房去。」聽語氣竟是要司馬雲濤立刻就與安靈琳洞房。

「嘸！」韓為德領命，忍不住對司馬雲濤投以一抹同情的目光，才走出去。

瞧著大家退出王妃的寢房了，丹辰砂默不作聲地從地上起來，才往外跨了一步，就被司馬雲濤扯住衣袖。

司馬雲濤抬頭向著皇帝。「父皇，你明知道我不是要對你說話。」說要跟皇帝說話，不過是個託詞，方便把閒雜人等趕出去。

「哼！還敢趕朕了！」皇帝不悅，但仍拂袖推開左邊的小門到相連的外間去。

前一刻還喧鬧無比的地方，現在就只剩下沉重的呼吸聲。

「辰兒……」好不容易提起勇氣開口了，良久，司馬雲濤才接得出話來。「對不起……」

丹辰砂斂眉低目，神色十分平靜。「花街的那棟大宅，你有去過吧？」

他咬牙，悶悶地「嗯」了一聲。

丹辰砂點頭。「那我這個謊，撒得也不算冤枉。」

「辰兒，我……」司馬雲濤再次說不出話來。

倒是丹辰砂淡然至極的說：「你不必羞愧，那不像你。反正我也是從來不說謊的，只是你未曾見識過。」

司馬雲濤咬牙道：「辰兒，我知道你從來不會為了私利私慾而違背良心。」

他搖頭不語，司馬雲濤走前半步，想牽他的手，他不動也不推拒，只淡淡道：「不必說哄我的話，你要去就去吧。我從來沒想過你一生只有我一個。」

司馬雲濤的動作倏然僵硬，丹辰砂不理，一直都垂頭望著自己的腰巾，就好像天底下再沒有什麼事值得他抬起眼來。

扯開唇角，司馬雲濤露出苦笑。「辰兒，你知道嗎？你每次生氣就不肯看我。」丹辰砂全身震了震，張開嘴，一字一字，慢慢地從口中吐出。「你就別管我生氣不生氣了，我還是那句話，你要去就去，可就算你不去，也不見得有什麼。」深深的委屈自話語中透出來，司馬雲濤的心揪緊了，同時也攏起眉頭，低聲道：「辰兒……安家可做我在朝廷上的一隻臂膀。」

終於說出心底話了……丹辰砂瞬間受不了地闔上眼皮，感覺到司馬雲濤抓住他的肩膀，對著他的耳朵那麼清晰又掩不住著急似的急急說話——

「辰兒，父皇可以保我一時，但他日呢？若我沒有大權在握，在朝廷上沒有自己的勢力，有一日他的羽翼再也護不了我時，我就要死。何況父皇對於我們……」

「無慾則剛！」打斷他所有的辯解，丹辰砂睜開眼。「若非你心中的慾望無法滿足，有誰能脅迫得到你？」

對著那雙彷彿可以看透人心的眼睛，司馬雲濤瞬間悚然無語。

一片死寂瀰漫不散，丹辰砂對自己搖搖頭。「也罷，我只是隨口說說，別放在心上！」他是怎樣的人，不是早就清清楚楚，何必現在才怨？

「辰兒……辰兒……」司馬雲濤緊緊擁住他，彷彿咒語的呢喃糾纏不散。

丹辰砂苦笑，「司馬雲濤，你知道嗎？你每次心虛理虧，就叫我辰兒。」

但也如同之前無數次，所有的苦澀、無奈，最終都會沉澱成平靜。

把他推開，丹辰砂擺手。「你去吧。」

司馬雲濤怎麼肯走，不安地望著他。

他垂下眼去。「放心，我不會走。我今天就留在王府，等……等著向你賀喜了。」看著他難受的眼神，司馬雲濤的唇瓣蠕動兩下，差點就要說不去，但到底是理智勝過感情，咬牙，低語一句——

「辰兒，你就饒了我吧。」

司馬雲濤頭也不回地出門去，外面的陽光不知何時就變得黯淡了，厚厚的雲層積壓在天空，逼得人幾乎要喘不過氣。

皇帝的帶刀侍衛過來帶路，還有驍騎營統領閏東在旁。

「父皇派你來看管本王？」

「卑職不敢！」閏東連忙抱拳，低聲道。「驍騎營剛接到聖旨，人馬會陸續進駐王府。」

司馬雲濤心不在焉地點點頭，閏東有些顧忌地向後望了望，又壓低嗓音說：「要不要卑職去大當家那邊，看看有沒有要幫忙的地方？畢竟……有皇上在……」

司馬雲濤終於停下腳步。「不必。」

「可是，大當家……」想到丹辰砂孤身留在皇帝身邊，閏東還是不放心，忍不住再次勸說，「若皇上一時生氣，把大當家……那……那……」

「丹師弟應付得了。」司馬雲濤拂袖，神色平淡，對丹辰砂的應變能力是萬分信任。抬頭瞧一瞧前面，他對閏東擺手，「你下去吧。父皇要你怎樣調動人馬來看管本王，你就照做。」

自他回京以來，驍騎營的人馬其實都是奉他命令調動的，皇帝此時要把驍騎營調

到他身邊，必定另有深意。

向前多走幾步，就是他在王府所住的院落，守在門外的韓為德為他打開寢房的門，仔細打量他的臉色，才小聲說：「壽王殿下，奴才就在外邊伺候。」

「勞煩韓公公。」司馬雲濤面無表情地點頭，關上門，筆直走入寢室。

王府的人辦事效率是極快的，房裏不只有皇帝要的龍鳳燭，還有喜帕合卺酒，大紅的囍字貼在床頭，新娘子掀起一個角偷瞟自己俊美無儔的夫君。

司馬雲濤站在離床頗遠的桌邊久久不動，在這種冷漠中，安靈琳的羞澀漸漸變淡，良久，輕聲道：「殿下是否不喜歡？」

司馬雲濤定定地瞧著她坐的大床，那是特意從南海運過來的紫檀胡床。

想來也真諷刺，他幻想過那麼多次要把丹辰砂騙到王府的這張床上來，沒想到人最終是來了，卻是在別的房間裏等著他和另一個女人圓房……

司馬雲濤第一次承認自己確實是對不起丹辰砂的。

「殿下……不必勉強……」安靈琳再次開口。「奴婢願退到隔門外的小床去，殿下……可獨自在此休息。」

鎮定的嗓子藏著一絲強壓住的震顫，司馬雲濤踏步上前，掀開蓋頭的紅巾，她上了妝，容色比之前見到的好了幾分，確實不是天姿國色，不過溫柔的模樣看上去十分舒服，性情好像也滿不錯。

心裏想著，他漫不經心地說：「妳是父皇親封的側妃，本王豈可以委屈妳？」

她乖順地垂下羽睫。「夫君是天，既然嫁入王府，奴婢就聽從殿下。」

歪一歪唇角冷笑，司馬雲濤有些明白皇帝為何挑上安靈琳了。

容貌，可以；性情，不錯；聰明，有點；家世，尚佳……種種中上的條件加起來豈不就是最好的？

安九齡圓滑老練而安守本分，家族人丁稀少，除安靈琳這個獨生女外，就只有兩個從族中過繼來的孩子，另有一弟一妹，比起野心勃勃的魏家實在好太多了。

眼神更加深沉，司馬雲濤挑起安靈琳的下巴，柔聲道：「以後，妳就別再自稱奴婢了……」

在安靈琳迷濛的眼神中，他吹熄紅燭，解下床帳。

「……由今日起妳就是本王的……妻。」

第十二章

「既然都要等，不如陪朕下棋吧。」當皇帝的聲音傳來，丹辰砂剛把自己的目光自手上的鳳凰暖玉收回。

暖玉收入衣襟裏，他慢慢地轉過身去，向男子問安，「皇上。」

他倆置身在王府的書房裏，皇帝指著他自己對面的座位。

「坐，陪朕下一局。」

隨侍的太監已經上前擺好棋盤，丹辰砂婉言推拒。「草民不善下棋。」

隨手把卒推前，皇帝神色悠閒，言語卻十分冷酷。「不遵就是抗旨，你最好別給朕這個殺人的理由。」

丹辰砂輕聲道：「皇上想殺誰難道還要理由嗎？」

話雖這麼說，他還是坐到椅子上。

皇帝打量他的神色，倒是覺得奇了。「你坐下來，並非怕朕。」

「皇上乃四海之主，普天之下莫非皇土，草民豈能無畏？」歌功頌德的話由他口中說出來偏偏沒有半分奉承之意。

「或許是因為『無慾則剛』吧。」拋出這句話，皇帝冷眼等待他的反應。

原來剛才在房裡說的話他都聽見了。

丹辰砂沉靜地想著，同時讓馬向前。「草民胡言亂語，請皇上見諒。」

「無慾則剛，說得簡單，可古往今來真的有人做得到嗎？」皇帝說著，聲音中隱約有嘲弄之意。

丹辰砂淡淡應道：「這天地間的事，唯盡力而已。」

「盡力……」皇帝沉吟半晌，再問：「這個力該如何盡？比方說，朕剛好有位適齡的公主可嫁你為妻，駙馬之位尊貴無比，你就半點不感興趣？」

皇帝言語彷彿漫不經心，但掃過來的眼神何其凌厲，然而丹辰砂不為所動。

沒有立即回答，靜靜地沉思，良久，才聽丹辰砂緩慢而慎重地說：「世上有做得到的事，也有做不到的；前者，我盡力，而後者，既然是力所不及……也只能聽天而行。」對皇帝後半句話忽視之餘，同時也回答了他的問題。

陰鷙之色在皇帝眼中乍現。「你的意思是，並非你不想娶公主，而是你做不到。」

「草民未必就是這個意思，然而皇上智慧過人，思慮周全，想的一定比草民更加深入透澈。」

丹辰砂的聲音依然鎮定，三言兩語就把問題拋回給皇帝，意指如果皇帝是這麼理解的，那就是了。

皇帝早聽聞此子不易應付，聽到這裏也不惱怒，冷冷一笑，隨手把左炮推前。

「你這孩子說話行事都滴水不漏，難怪被濤兒看盡眼裏。告訴朕，堂堂男兒委身人下是什麼感覺？」

這著奇兵突出，丹辰砂拿棋的手差點就要顫動起來，幸好過人的意志力終究把震盪的心緒壓制下去。

「草民愚昧，未知皇上話中深意。」

「愚昧？」皇帝搖頭。「不……你是聰明人，朕實在好奇像你這樣在江湖上有名有姓的男子漢，為什麼肯跟濤兒胡來？」

丹辰砂先抿一抿嘴唇，好半晌，低沉的聲音才從喉頭裏擠出來。「皇上是壽王的親父，壽王殿下有何本事，皇上豈不比草民更加瞭解。」

「呵！」皇帝發笑，牽動眼角幾道深刻的紋理，刀削斧鑿般的冷酷臉孔瞬間多了幾分魅力。「那孩子的手段的確不簡單……這樣吧！要不要朕幫你一把？」

幫？與虎謀皮，豈不被吃得更加乾淨，最後連殘渣也找不著半片，這種蠢事丹辰砂自問不會做。

「謝皇上好意，草民雖然不才，但做事從不敢勞煩旁人。」

「又或者，是誰也幫不到你。」

皇帝冷笑，露出白森森的牙齒，眼神銳利得像刀子似的，刺得丹辰砂不適地別開

視線。

「這個『情』字說得好聽，其實是天下間最愚弄人的字眼，多少人為它瘋狂為它死。」皇帝嗤笑。「朕也非不懂情的人，當朕還是皇子的時候，遇到濤兒生母，她嫁到皇子府後給朕多少快樂的日子，令朕永世難忘，但是……對某些人而言，情不是生命的一切。」

丹辰砂默默垂聽，想著或許皇帝是最有資格說這句話的人。

司馬傑的皇位並非輕易得來的。

永宣三十五年春，先帝病重，魏后生的太子突然暴斃行宮，一夜間朝野大亂，魏家搖墜，諸王蠢蠢欲動，風雨飄搖，司馬傑歷經腥風血雨，總算登上皇位，而其間，必然捨去了那些「不要緊」的人事物。

「當年太子突死，宮廷內亂，朕費盡心思佔得優勢，眼看登基在即，沒想到在最後關頭，魏太后迫朕做一件事。」說到這裏，皇帝抬眼看著丹辰砂。「你猜她要朕做什麼？」

未等丹辰砂答話，皇帝已逕自接下去。「她要朕殺了玉雪。」

他知道皇帝口中的玉雪就是蕭玉雪，司馬雲濤之母，爽朗聰明的將門虎女，司馬雲濤現在的佩劍青絲，便是她的遺物。

「當時朕有五個妻妾，但是誰也比不上玉雪，朕深愛著她，她又是朕的正室，一旦登基為帝，她自然就是正宮皇后，她背後的蕭家也會因此壯大，此消彼長，魏太后也深明這個道理，逼朕殺玉雪，改立她的姪女為正室，當時遺詔就在魏太后手上，她隨時都可以與朕玉石俱焚，朕躊躇良久，終於作出決斷。」

皇帝說著，手底揮軍直進，幾乎把丹辰砂那邊的紅軍殺得片甲不留。

「今日你和濤兒年少輕狂就如朕昔日，但是人總會長大的，你應該明白朕是什麼意思吧？」

沒想到丹辰砂竟然說：「不……」

皇帝的眉頭霎時就皺了起來。「你是個聰明人，難道非得要不顧面子，讓朕把話講個明白？」

「皇上。」丹辰砂再次搖頭。「皇上對草民講了一個故事，草民也有一個故事想對皇上說。」

「哦？」

漠視皇帝危險地拉長的嗓音，丹辰砂淡然地垂眼，平靜無波地說：「這是我從一個少年身上聽來的，據說很多年前，皇宮裏面有一個宮女生的皇子，老皇帝有十八個兒子，個個生母的出身都比那個皇子好得多，皇帝甚至叫不出他的名字。不過，皇子沒有放棄，他首先迎娶自己深愛的女人，在她娘家的幫助下建立軍功，默默耕耘，再千方百計娶皇后的姪女為側室，鞏固自己在朝廷的勢力，終於等到有一日，皇帝與皇后生來繼承家業的太子突然死了。這個本來沒有人看得起的皇子就在此時表現出無人可比的本事，先為他的太子大哥披麻哭喪，再獻誓書認皇后為親母，由一個沒有地位的皇子變成最有權勢的皇后的嗣子。」

說到這裏，他頓了下來，仔細地審視手邊的棋局，直至皇帝開口一

「不必再看，你已經輸了！繼續說故事吧！」語調比剛才冰冷三分。

「皇上棋藝精湛，草民理所當然一敗塗地。」丹辰砂隨手把棋拋落。「就像當日那位皇子，他比其他人想的更聰明，更深謀遠慮，由迎娶皇后的姪女，太子暴斃，到成為皇后的嗣子，看起來就像是無數機會剛剛好掉到他的腳邊，可仔細深思，何嘗不是他自己製造最好的機會，當他離帝王之位只有一步之距，就連賜死自己最愛的妻子……我不敢說他沒有猶豫過，但一定不是沒有預想過的吧？」

聽到這裏，皇帝盯著他，雙目內殺意醞釀。「你說這個故事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只是想解釋那個『不』字。」甚至沒有抬一下眼，丹辰砂輕輕地把棋子撥到盒裏。「皇上，您從不曾『年少輕狂』，與司馬雲濤不一樣。」

皇帝怒極反笑，不再掩飾的殺氣絲絲縷縷地從他身上冒出，連帶門外、屋簷上隱伏的暗衛呼吸都變得沉重，全身肌肉緊繃，等待主人下令。

「不過，這個不一樣對我而言或許也並非值得慶幸的事。」明知道對方哪怕只是打個響指就會有無數殺招向自己襲來，丹辰砂依舊鎮定。「如果有一日，他變得和皇上一模一樣，可能我就能夠灑脫一點，就不再需要皇上的勸阻了。」

垂眼，掩去眼底的無奈，他站起來，抱拳作揖。「草民僭越！」說完，也不等皇帝說話，他便打算走到外面去。

「等等！」皇帝叫住了他，丹辰砂應聲頓步，垂在身側的拳頭緊繃，他無法肯定皇帝是否會惱羞成怒。

無言僵持良久，皇帝身上張揚的殺氣漸漸散去。

「那個故事……是濤兒對你說的？」聲音裏竟有些似有若無的微顫。

「是一個孤獨的少年告訴我的。」躊躇半晌，丹辰砂才回答他的問題。「所有人都以為他驕傲自負，但我親眼見到少年每天都要抓住劍才敢睡覺，親眼見過在無人的暗夜裏，他偷偷地瑟縮發抖。」

就算時光荏苒，少年已經變成冷酷深沉的男人，他心裏那孤獨無助的少年身影依然不曾消失。

丹辰砂惦記著那點柔軟。